

杜

詩

麗

杜詩闡第十七卷目

有感

暮寒

渡江

送辛別駕

泛江

餞蕭遂州

南池

滕王亭子

玉臺觀

滕王亭子

玉臺觀

百舌

贈別

奉待嚴大夫

寄章侍御

別房墓

自閬州赴蜀

陪王漢州

得房公池鷺

將赴成都

春歸

歸來

草堂

四松

水檻

破船

王錄事

杜詩間 第十七卷下

絕句

題桃樹

登樓

過南鄰

過斛斯莊

寄崔錄事

寄司馬山人

贈王侍御

別唐十五

杜詩闡卷十七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闡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瓊漢華氏訂

自閩州赴成都詩 廣德二年

有感五首

有感五章收京後追述當年  
時事益痛其前又勉其後

將帥蒙恩澤 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

承兵戈句何以報皇天

承將白骨新交戰 雲臺舊拓邊乘槎  
斷消息無處覓張騫

四句追  
痛往事

首歎諸將以賊遺君父。今上久在行間。統轄諸將。將帥蒙其恩澤。化爲侯王。國家待汝不薄。日者至尊再罹蒙塵。捍牧圉之謂何。夫君勞臣不得獨逸。兵戈有歲年矣。何以至今勞聖主。况食焉當不避其難。將帥蒙恩澤矣。不知何以報皇天。自兩京收復後。今日武關藍田等處。是新交戰之處。白骨又如丘矣。自武德年來。今日洮岷蘭廓等處。是舊拓邊之處。雲臺不可問矣。伊誰責哉。朝廷以戰不足恃。去年遣李之芳崔倫等往聘吐蕃。修好息戰。反被羈留。乘槎之消息杳然。張騫之使節難覓。致今日重有入寇之舉。我不能爲諸臣解矣。

幽薦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  
四句  
藩諸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四句

詞

期討河北諸帥。河北諸藩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餘孽未靖。是乾坤內尚有虎狼也。因而坐大不修職貢。天王之義。謂何。朝廷遣使往來。輒望適長驅恣耳。藩鎮爲境內臣。跋扈尚如此。彼西羌青海東夷。越裳亦安望其

奉正朔修朝貢而責其不庭哉朝廷今日置藩鎮於不  
問一苦罷兵息戰放牛歸馬欲垂拱而治者然蛇豕虎  
狼真何日而靖也○一說當年僕固懷恩欲自樹黨援  
奏留河北諸帥郭子儀謂大盜既平所在聚兵耗蠹百  
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子儀之意誠欲先河中以  
示諸帥此舉行河北諸藩次第可削此真安國家尊朝  
廷之心公曰大君先息戰益不欲明示以削諸藩  
而欲息戰自大君始亦卽子儀仍自河中爲始意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四句追述  
幸陝莫取金湯固長今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向

都各不必

諷都洛非策洛陽爲天下中舟車貢賦道里均平漕  
運都儲於此日聞太倉之粟陳陳積貯車駕幸此如寒  
得春夫粟米固可支金湯不足恃莫貪洛邑謂金湯之  
固足以退守還宜進取使版圖之內從此長新蓋守國  
者在德不在險誠能躬行節儉收拾人心卽盜賊莫非  
王臣何必洛邑金湯足恃哉○當時程元振阻上還京

勤都洛陽公意洛陽雖居天下中形勢險固立國之道  
不在於是時郭子儀章奏亦以東周之地久爲戰場勸  
上還京黜素餐去冗食躬儉節用則黎民自理盜賊自  
平與公此詩正合是年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  
器用珍玩駿馬爲壽常袞請去之

代宗不聽不過行儉德亦非泛語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由朝四句  
大授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四  
勢

言親賢出  
鎮之有利

言親王足恃立國之道貴於強幹弱枝桂經霜而彌  
勁其本固也梧遇秋而卽凋其枝弱也古來強幹之地  
未有不臣之朝蓋幹強則枝弱宗盟固則反側消秦皇  
孤立至於速亡漢家削國動搖根本山有猛獸藜藿不  
採彈壓有素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同姓足恃也爲今  
日計亦惟消弭鎮兵擇親賢而授以節鉞俾之卽往禹  
湯罪已制詔書而卑宮以頑所及自遙是能依古封建  
者依封建則根本既固自難動搖雖有伏戎不敢爲亂

此時主威振國勢張豈獨聽簫韶奏文德哉○公是年爲閩州王使君進諭巴蜀安危表一則曰願陛下度長計大遠以親賢出鎮再則曰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維城磐石之義終曰臣特望以親賢爲總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與此詩相表裏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

四句責報

將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

二句責守令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

瘡痍

二句勉

謂文武將吏不足恃專勉代宗安史既平懷恩復叛所以然者懷恩既不爲朝廷用其所屬兵進不能勤王退不能禦衆勢必自相殘滅兵殘則將自疑何怪其然是懷恩之叛以疑而叛然實無可疑所可疑者或朝廷以假王廢爾亦思大寧郡王之爵原封爾爲眞王爾之報主何其不始終如一耶將帥多姦沮矣生民所賴獨領郡之吏耳當今州郡受制將帥領郡者奢辱無色之官者皆得行誅民生至此所望作民父母者獨元后一

人庶幾不妄詔問瘡痍，輿咻撫字誠今日急務也。○時  
僕固懷恩上書自訟云：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  
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  
口虛受陛下誅夷竝惟景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此爲  
將自疑與李光弼無涉哀痛詔卽是  
年傷流疏中天下其許朕自新之意。

###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

四句暮寒

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四句暮寒

感之

平郊之樹半爲霧隱廣岸之波盡是風含春色靜矣春  
色靜則暮寒多矣於時戍鼓之聲雖暮未停林鶯之聲  
因寒亦輒安得有笙歌高會者忽思何處置酒高會飄朱袖拂雲和此樂夫乃太荒哉

###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籠偃臥高

四句渡江

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

二句景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結寓

諷意

江可渡春江則不可渡葢風濤正壯耳操舟楫者欹斜而過自以爲疾何如爲魚龍者伏處其下不失其高哉此時渚花汀草其景惟垂綸者自得之試戲問焉得毋悠悠然笑汝曹爲徒勞也○詩意謂禍亂未夷與其涉世不如杜門卽李白橫江辭卽今欲渡綠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意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

二句

江亭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

二句送別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鳬

二句景應首聯

別離傷老大意緒

日荒蕪

二句情聯

亭外雲幕柳影同飄亭中酒壺江波一色我送別駕於此流落異方忽驚會面其如終宴更惜征途何於時柳蝶江鳧或飛或浴都有意緒獨我老年送客雖對此沙暖天晴浴鳧風蝶徒自覺荒蕪彌甚耳何能終宴矣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盈酒深江淨綺羅

四句  
泛江

亂離還奏樂漂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感懷

方舟並泛不須鼓楫况波恬浪靜乎日惟長也有酒能容江惟深也其淨如練惟是亂離非奏樂之時歌聲入愁人之耳我見江流難忘渭濱想長安此時花濃春艷惜乎無由得見也

江亭王閻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袖長

四句  
詠陪

者宴二天開籠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

四句

詠儀  
別者

長安東都門外爲祖道處有離亭焉今江亭歲別之即  
離亭吾意離亭是舊國也嗟此春色何地不有料舊國  
亦此春色我意春色非他鄉也乃離亭則非舊國春色  
則是他鄉意中所是者却非意中所非者却是奈之何  
哉况老人年促歌怕曲終旅客愁長舞憐袖舉簡州二  
天遂州五馬二天開餞則五馬生光凡以兩公皆刺史  
閬州遂州風煙相接此亦一頴川彼亦一頴川

將來治行皆如王霸將來二州俱下鳳凰宜也

南池

崕嶧巴闌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四句  
南池

呀然聞城南枕帶巴江腹菱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皇天  
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  
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以上叙南池之利  
南有

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渺親酒食以上諷辭淫祀自古

昔非惟一川瀆千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漢興亡  
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以上

自歎

此諷巴俗富而好巫。閬中棧道千里，界山爲門，則多  
山而少水，獨有南池，茫然萬頃，勢浸坤軸，流城南東江。  
腹池中芰荷並入興縣，池邊杭稻足供萬家。此皇天仁  
愛，斯民美利。閬民尚知足哉？不見高田無水，多失西成。  
南池一帶，獨享豐熟。且清源之內，衆魚發發，遠岸之處，  
喬木森森，尤可異者。喬木中如楓林，本是秋色，獨南池  
則當春渥丹美利如此。故當知足耳。乃巴人情其富足，  
競尚淫祠巫祝。終朝歌舞不輟，訪之於俗，爲祠漢王故也。  
獨念漢王聰明正直，昔爲漢中王，盡地利以養民，茲  
爲閬州神，自應體天意而賜以美利。陂間酒食亮必吐  
之。今日干戈滿地，巴閬幸免，極日淫祀爲此重傷江海  
之興，不能自如。顧瞻南池，酒舟泛泛，不禁駐馬躊躇起。

武陵問津  
之思耳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  
觀內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尙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  
家犬吠白雲邊四句王亭子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藥穢花滿目  
班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四句憑弔

君王逝矣其臺榭亭亭枕巴山者丹梯還可躋也君王  
猶梁孝王故脩竹泠泠尚有鶯啼春日君王猶淮南王  
故白雲杳杳猶聞犬吠仙家今日者江石木麗王去麗  
亦傷心花蕊自斑亭存班徒滿目滕王當日曾典此州  
其風流到今爲人歌咏我來遊此坐是留連忘返云

玉臺觀

公自注  
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冒下四句遂有馮夷來擊

誠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龍邊窟石勢參差烏鵲橋

四句觀內之母更有紅顏生羽翰便令黃髮老漁樵

二句自况

王臺山中天而峙，攢翠濃矣。觀在山中高居上帝其列仙侍御者咸捧節而來朝。或爲水神則有馮夷擊鼓奏樂。或爲仙妃則有羸女吹簫和之。有馮夷則有竈盤在江光隱見於觀中。有羸女則有烏鵲橋。石勢參差於觀裏。夫上帝高居，終節來朝，使水神仙女無不勑職。江光石勢無不効靈。此雖觀內布列，縹緲虛無之事，而恍惚遇之，更有人焉。紅顏不老，羽翰可生。便當卜居於此，以漁樵老矣。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

二句領至末

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

聲鳥雀荒村路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山路依然寂寞非昔者。君王不復行也。亭外古牆猶棲竹色。亭中虛閣自瀉松聲。欲問種竹種松人。今誰在者。

惟有一村鳥雀爭噪暮林數片雲霞常娛過客寂寞春  
山路如此回首君王在日前歌後吹千騎把旌試一憑  
身依稀如見其如

君王不復行何

###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

二句領至末

訪古遊

二句領至末

綵雲蕭史駐文字

二句領至末

魯恭

畱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此浩劫造自滕王無異梁孝王之平臺因得訪古來遊也訪古時仰見綵雲若疑蕭史恍然玉臺觀卽靈光殿顧此浩劫近瞻文字如留魯恭恍然玉臺觀卽鳳臺俯見宮闕羣帝可通遙想乾坤十洲可到我遊至此人傳此玉臺山北時有玉笙仙羽則王子晉淳丘伯又依稀不遠何但蕭史駐魯恭留而已

###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

二句領至末

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

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鳥有百舌者不知其所自來其聲反覆四時之中但知報春已耳其報春也音能兼衆故爲百舌其所自來也  
翮亦無多名爲百舌其實不過一鳥翮無多故花密而藏難見使人不可卽音兼衆故枝高而聽轉新使人不覺肢百舌春轉夏至過時過時不可發口過時發口則佞人在側月令言之爲大君者尚其聽百舌而遠讒哉

贈別賀蘭鉞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我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  
慙驥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以上感遇國步初返正乾坤尙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

莘君恩千里尋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以上送別

黃雀小鳥志在野粟羣飛只荆榛間耳我輩有何恨而  
俯仰向人蓋我輩非黃雀是老驥也慙猶驥首亦蒼鷹

也愁向人馴荆掾之戀豈其志哉似此高賢識者蓋鮮  
其嬰飢貧理有固然今日國步雖平干戈未息子襄年  
遠遊庶幾老驥驛首蒼鷹難馴也顧君思千里湖之萌  
菜而我戀蜀山下之蹲鳴是君能不食野栗我猶未免  
爲黃雀耳况生離卽爲死別

自古傷心子竟辭我去刑

### 奉待嚴大夫

按史廣德二年春合劍南東西川爲一道以嚴武爲劍南節度奉待者待其來也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思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四句嚴大夫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荆門去鵠  
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四句自寫奉待意

公本故人有濟世才重鎮成都惟公勝任自公還朝偏  
裨將士終日待其重鎮我頗怪之那知旌節隔年果回  
也我徵辟巴闈而去客歲到今啼鶯已合遠下荆門而  
遊遲遲我行去鶴頻催凡以待公至耳待公者自傷身

老無幾相見又值時危世事堪論  
不然此生襟抱將抑鬱以終耶

奉寄章十侍御

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朝廷

貞德二年兩川既合嚴武重鎮因罷留後史傳嚴武於  
彭州小不赴意杖殺之公此詩在嚴武未到成都時作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  
練強兵動鬼神

四句美之

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空借寇恂

二句罷職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

二句將赴朝廷

侍御家世維揚今日俊人惟侍御耳以刺史兼侍御金  
章紫綬青春亦爲生色其在梓州指揮之才足回天地  
訓練之法動合鬼神似此才能猶關羽在湘西尚資坐  
鎮猶冠恂任河內未許還朝今竟罷官耶在刺史例得  
舉賢明揚仄陋但我自分衰老此行入覲幸勿云江漢  
上尚有垂綸之叟我終隱矣○註家以關羽比來瑱來  
瑱爲湘西節度入朝賜死不得歸故云湘西不得歸關  
羽夫章方入覲公何必以來瑱賜死之事相況且來瑱

憚將亦非閨羽忠義之比不得歸者謂不得去東川歸朝廷如九或章毋使公歸意

### 別房太尉墓

時公聞嚴武重鎮成都去闖別房墓也房琯被召道病卒於閬州去年九月公有祭琯文

他鄉復行役驅馬別孤墳二句別墓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對墓陪謝傅把劍覩徐君惟見林花落鶯啼送客闖六句別時

景情

聞州他鄉也乃復有行役驅馬何爲房公客葬於此拜  
墓一別耳此間灑淚近土難乾此時望雲低空爲勵公  
是謝傅酒憶生前我曾對墓陪之公是徐君到今久後  
我空把劍而覩房公安在惟有花落孤墳鶯啼馬首送  
過客之間見而已房公生時賓客墳門旣好董庭蘭  
之琴則必嗜奕昔謝安對客圍碁玄徒淝水房亦嘗對  
客圍碁矣陳濤絳之敗豈處分不及謝安乎公曰對碁  
陪謝傅此又哀悼中寓不言之痛季札心許徐君之劍

還往墓上庶幾生死無憾公疏救時一片肝膽已許房  
公乃不爲上所鑒各遭貶斥是延陵之劍不負徐君杜  
公之心未酬知已空有把劍覓徐君之恨語意可參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曾向南國復作西川遊

四句自閬

蜀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

二句山行

我生無倚着盡室畏途

邊

妻子

首揭畏字我生汨汨避亂他鄉自天寶至今十年事  
矣亦欲下荆吳而扁舟不果何心返草堂而西遊復然  
今日自閬赴蜀身爲物役水照影而徒狀魂只暗傷山  
與人而俱寂夫山水本娛人之景今水虛照山寂然是  
山水適成畏途豈非我生無着不得已

作依人之計故盡室畏途而不顧哉

長林偃風色廻復意猶迷衫裏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殘懸

斜避石橋斬却尋谿六句承上山行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合

六句承上山行

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合

挽

子妻

次揭愧字山水愁人矣長林在望或者可依乃風急  
樹偃行色又慘也此時進焉未能退焉不可回復之際  
意與俱迷客衣薄矣袞翠微而空資其潤馬芻缺矣衝  
青草而難禁其嘶况棲息於上進而避石其運必斜橋  
斷於前退而尋谿其步必扭雖山兵戈未盡此崎嶇  
自思衣食向人能無愧悔前此畏可言也不過行路難  
也茲則愧不可言也以

行路難及夫子也

行色遁隱見人煙時有無二句承旅僕夫穿竹語櫂子入雲呼

二句承行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狹鼯煙有無二句承人直供一笑

樂似欲慰窮途

三首總結

末揭樂字避石尋溪時山徑斬續行色遁隱遁見矣  
翠微青草間人馬飢寒人煙時有時無矣行色隱見故

僕夫在前穿竹偶語。稚子在後入雲又呼人烟有無故  
轉石之處。魑魅成羣。杵弓之餘。仇鼯紛落凡此。轉石抨  
弓之情。聊遣僕夫稚子之興。雖曰窮途且供一樂。前此  
愧可言也。我晉中尚有妻子也。茲則樂不可言也。豈惟  
妻子直付此身於度外矣。○三章路之險。每進益險。公  
之情。每進加寬。進而加寬者。正是欲哭不敢哭。其情有  
甚於哭者。

###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闢廷外未到舟楫有光輝。  
四句  
鼓化薄絲熟刀鳴。鮚綾飛二句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結還陪

兩使君  
房公本舊相。今上初立。召拜刑部尚書。恩追以後。遺澤  
猶存。故至今遊池者。未嘗絕耳。雖則恩追道病而卒。是  
闢廷之分。未曾到也。狀此池係舊相所鑿。故今日泛池  
者。舟楫尚有光輝焉。於時千里萌然下鹽政。而其絲已

化裝人切鮓揮鸞刀而其縷如飛此宴是王漢州留杜  
綿州而設西池之上皂蓋應雙况使君灘頭水淺可止  
我今陪寃能勿留連盡興矣

### 得房公池鷺

房相西池鷺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二句池鷺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

二句得鷺

此池是房相西池有鷺一羣或眠沙或泛浦其白如雲  
池鷺可愛如此今得之敢欺良友蓋此鷺池何異鳳凰  
池房公今日猶應回首池間何人爲我報與房公此鷺  
已隨王右軍去也○中書省爲鳳凰池因池鷺故借用  
鳳凰池非謂

被召還朝

###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欣

論松竹久荒蕪

四句將赴成都草堂

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鄧筒不

用酷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四句赴成都之情事

我自分與草堂長別今日得歸而赴成都者爲嚴公重  
鎮耳自嚴公去後一經知道再罹吐蕃揖讓化爲干戈  
幸今重鎮但使風俗還淳寧辭松竹久圯夫松竹久荒  
蕪是茅屋雖可懷亦可畏也然閭閻還指讓是茅屋雖  
可畏亦可懷也此地土產之魚熟知其美往年鄰人之  
酒種子能貯而况草堂小徑嚴公五馬舊辱枉臨赴召  
以來頻移書札今日得歸直赴嚴公之約且微獨我待  
公公還待我也○公過成都爲茅屋也歸茅屋因赴成  
都一似茅屋主成都客也所以得歸茅屋爲嚴公也爲  
嚴公得歸茅屋又似嚴公主茅屋客也通篇字義皆切  
重鎮揖讓曰還荒蕪曰久魚曰知酒曰憶小  
徑曰舊曾諳書札曰幾回待所謂再剖符云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堠無兵馬錦  
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聲鶴比鄰六句成都

草堂

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荊州賞更新

二句挽嚴公

我於途中所見清江自蘋處處皆是因想故園景物尚有殘春似故園之春有意待我幾於春爲主我爲客也自此吐蕃入寇雪山告警今寇亂已平斥堠應無兵馬矣自成都被亂十室九空今亂定人歸逢迎定有舊主矣此間兒童還應無恙縱使延俗客於草堂亦何怪焉我家鶯鶯何足比數若使惄比都而不曉慎毋然哉我草堂卽習池往日嚴公在駕酬飲賦詩其流風餘韵至今尚在旣來重鎮前數可續荊州之實應更新也(此章似承前閣闈還揖讓句斥堠無兵馬還揖讓矣逢迎有主人還揖讓矣兒童能延客還揖讓矣鶯鶯不惄鄰還揖讓矣結二句)

蒙舊曾請小徑

竹寒沙碧浣花谿拗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六句寫草堂背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結挽嚴公)

我想草堂此時浣花溪上竹色寒沙水碧橘藤雜亂咫尺應迷耳咫尺迷則出入之人惶然生恐東西之處張張何之往年藥裹書籤吾存留者料只蜘蛛塵封至若野店山橋縱有車馬到江干者亦只空煩往來耳荒涼如此春色猶存異日故人過我藉草而坐萬事舍旃先拚一飲未卜終肯惠然否也○此章似承前松竹久荒蕪句竹乘沙碧久荒蕪矣蕉橘迷人久荒蕪矣愁出入昧東西久荒蕪矣封蜘蛛網送馬蹄久荒蕪矣結二句亦蒙舊曾

詣小徑

常恐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四句亦承松竹荒蕪意生理祇憑黃刦老衰頹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問行路難依嚴之意四句自叙藥欄我愛護者今日得毋沙崩藥欄有損乎至於江檻風湍不免亦聽其落但恐江檻在外藥欄在內沙崩欄損亦從江檻而落風湍耳往日手栽四松別後不知曾長其餘陰江寒竹歸時亟欲其除我生理久置戶外今

日祇邇閑老我衰頹致望再少今日思乞大丹公不費  
閑老有紫金丹亮能爲我衰頹追使生理無憚者蓋由  
三年奔走皮骨空存行路艱難歸路遠今日此行是  
用屬望我公耳○江濶落風湍卽後水櫂詩中茅軒駕  
巨浪焉得不低垂之意新松二語雖指松竹其實寓扶  
善鋤惡意前公說旱中有曰自中丞下車軍都之政罷  
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凡冗長者又革削矣此時鋤  
將整頓不料嚴去蜀中又亂幸今再鎮從此民之善者  
扶植之營波新松使高千尺民之奸者鋤去之

譬彼惡竹亟斬萬竿二語爲紀綱重振之策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二句結還

將赴草堂昔去爲憂

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  
息機其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六句全寫

歸後情事

草堂荒蕪生事微矣還思歸者以烏皮几在尚可憑耳  
一昔去亂兵擾我墻屋今來鄰右亮非舊人惟是懷古情  
裏公爲總戎折衝樽俎我爲遊子身着荷衣公樹勲名

我甘投隱兩者原不相妨也○几所以憑公似借几况  
最公可憲卽上章生理祇憑黃閣老意結二句早知參  
謀檢校既我思存排衣袋何如菱  
荷衣鄰人非如削斯已歿之類

春歸

吾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四句  
春歸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四句  
春歸

景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卽爲家

四句

春歸  
感懷

我歸矣往年徑竹舊翠臨江此際簷花落紅滿地別來

甲子方覺頻移到日春華恍疑乍見於時石邊倚杖客  
與同孤沙面傾壺復不淺適見遠鷗浮水而至一何  
靜也似我之息機風塵者又見輕燕受風而飛一何軒  
也似我之側身天地者我三年奔走已知路難一日歸  
休便期投老濁醪非我事何妨醒而更醉無家何必憂

醉鄉卽是我家耳草堂雖歸逆旅而已。

###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點歸來開門野鼠走散帳壁魚乾  
洗杓閒新醞低頭着小冠四句歸來之事憑誰給麴蘖細酌老江

子承上

句結

客裏何知勞苦今日痛定思痛方知行路艱難耳於時  
野鼠見人開門驚走壁魚老死散帙久乾酒廚之中流  
杓皆杜康之醞矮簷之下低頭戴子夏之冠旣開新醞  
又憑誰而給麴蘖既着小冠且細酌而老江子可也○  
野鼠陰物壁魚蠹蟲走者走乾者乾亂定歸來有掃除  
廓清之象醞爲新醞洗杓開者公在端有失身杯酒之  
處近辭痛飲之戒歸草堂酌新醞喜可知也冠曰小冠  
低頭着者公平生以傲誕不合於俗且性褊躁無拘檢  
以此見尤於人歸草堂務斂飭其意如此况洗杓獨閒  
新醞有不與衆人皆醉意低頭自着小冠言外已有鹿

豕爲羣不就徵辟意給曰憑誰  
無求於人酌曰細酌志不在酒

草堂

昔我去草堂  
巒夷塞成都  
今我歸草堂  
成都適無虞  
四句  
領下  
全篇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去朝廷羣小起異圖中  
宵斬白馬臘秋氣已粗西取邛南兵北斷劒閣隅布衣十  
數人亦擁車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  
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徒義士皆痛絕紀綱  
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爲魚唱和作威禍孰肯辨無  
辜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  
今用鐵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國家法

今在此又足<sub>敵</sub><sub>呼</sub>

以上告我去草堂鑿夷塞成都

賤子且奔走三季望東

吳弧矢暗江海難爲遊五湖不忍竟捨此復來蘿襟蕪入  
門四松在步屢萬竹疎舊犬喜我歸低回入衣裾鄰里喜

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臨村墟

以上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處

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

飄夙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瘞齋骨髓幸未枯飲啄愧

殘生食薇不敢餘

以上將感懷總結

往年我去草堂爲徐知道反成都燒內臺灣充塞耳今  
初亂反覆斯須只因嚴公大將被召還朝遂致羣小紛  
然敵盟謀叛知道手握兵符不獨漢兵號召邛南羌東  
以劍閣爲要地屯兵據守此時附知道爲亂者有布衣  
數人各擁方鎮末幾蕃漢異心兩卒倒戈知道爲部將

李忠厚沂殺禍起肘腋矣。知道被殺後羣小賊臣爭相爲亂。紀綱掃地殺僇無辜以至狃憾在前笙竽在後殺其夫淫鬼妻殺其將乘鬼馬橫虐至此。注令安存草堂所以先去也。自去草堂生來梓閭三年中。有興遊吳復出兵阻遂使南國之興。適成草堂之歸。草堂前有四松自戎士此曾處其蔓草或纏矣。曾憂其霜骨不長矣。今入門而四松尚在。草堂側有萬竹。自我去此曾念其抽稍過唐矣。曾據其東鄰影薄矣。今步屢而萬竹依然。我歸而大認故主。鄰勞遠客舊犬鄰里胥喜也。我歸而軍騎滿巷賓從填門。大官城郭胥喜也。非成都無虞。我又安得歸而喧闐如此。乃成都雖定天下未寧。自料腐儒不復有爲。則是草堂雖暫歸。飄颻終不免耳。天下未寧時爲健兒之時。腐儒誠贅。飄颻不免。生爲老夫之餘生。欵咏真慙狀。則嚴公雖再鎮草堂。雖重歸猶狀。是江村獨歸處寂寥衰殘生也已。○知道非蠻夷。糾合蠻夷爲亂也。公前上嚴武東西兩川說曰。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閼輜勤卒脫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卒助之。不難撲滅。又云。頃三城失守。非兵之過。漢史闖漢卒屬鄉將主之。商恐備吐蕃。宜先自羌子弟。不足也。今此輩見缺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則史闖漢卒屬鄉將主之商恐備吐蕃。宜先自羌子弟。

此詩中卽前兵卽卽雅子弟與羌子弟徐知道乃兵馬使漢兵是其統領又誘肩羌夷共反故曰蠻夷塞成都

###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獨立如人長會看  
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籬  
籬本亦有隄防終狀張擬損得槐千葉黃以上四松敢爲故林  
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  
茲慰淒涼清風爲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  
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  
勿矜千載後懷澹蟠穹蒼以上蒸瘦

我歸草堂四松尚在因憶初移不過三尺今更三歲忽  
已如人此三歲中流離梓闈皮骨空存不謂四松翻能

成長雖然人固惟慳物亦凋傷猶幸本根不拔幽色尚  
在當年藩籬之揮本爲隄防今日千葉之黃終遭摧損  
竊恐身爲主人致薪木毀傷又未免贻笑於小松耳况  
黎庶猶未康也幸嚴公再鎮避賊初歸顧此空堂春草  
自滿乃覽物動衰年之歎撫景慰淒涼之情者則以聽  
清風於松際微霜向人看枝葉之昂藏偃蓋可待所傷  
者往時手植四松豈無病比霜根之心今自願飄蓬茫  
無根蒂俯仰草堂爲事爲迹何者可爲我有况此小松  
期其千年之後老益扶疎上蟠穹蒼欲尋墮松于人不知  
已歸何處其爲慘淡目前已見其然矣尙何矜訝之  
有未免有情聊爾賦詩豈真憇憇四松哉○此詩著眼  
在事迹兩可忘句見在爲事已往爲迹公賦松意中無  
松矣凡人事迹不忘便有計得喪較多寡幸生憫死種  
種繫着無論王戎李和嶠錢固屬貪心所使節嵇康鋟  
阮孚屐皆爲繫着誠空所見一切可忘愛莉不在翁階  
酒不在酒也且夫天地爲逆旅日月爲過客況此區區  
謂是我有公題草堂詩曰事迹兩可忘惟能兩忘故毋固必

水檻

蒼江多風飈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  
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尙爲谷何傷浮柱欹以上水檻修檻扶顛

有効誠恐昂識者強既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

以上水檻修檻扶顛

視萬里何必柵檻爲人生感故物忼忼有餘悲

四句推開

草堂臨江因有木檻抵茶江間風雨晝夜長飛颯有茅軒蓋此水檻駕於巨浪勢必低垂似可傷也然遊子出門岸谷易危區區浮柱何傷之有惟是危者當扶顛者當扶水檻之欹急須扶持耳大厦將傾一木難支水檻之修尚易爲力也雖曰臨川無檻可恣縱觀但念檻是故物一旦毀傷焉忍便棄况有大於檻者乃坐視大厦之傾不施扶顛之力能勿忼忼有餘悲也

###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備船

四句

故倉皇避亂兵纏懷貌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尙脩脩船

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以上破船之故

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船之故若意推開

我江海之心宿昔有之故萬里扁舟門外常泊豈但爲清溪上傍柴門而鼓枻耶何以忽破也只因避兵而出

遠離舊丘鄰里都非但存野竹此船亦未由重扣經年

埋沒破壞至斯耳昔年江海之心已失風塵之內所以

看西飛之翼而歎我與俱西也盼東逝之流而愧我不

能與俱東也自傷檣摧楫敗無復濟勝之具但故物雖

非新材料易構一船之破何足介意所悲者亂離靡定奔

竄無常不獨舟楫終亡直恐草堂不保顧此白屋亦安

能久留

也已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爲嘆王錄事不寄草堂貲二句許不到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

時二句  
小詠

錄事何嘵嘵錄事者爲許我修草堂皆不到而相者春  
而愁人草堂欲漏錄事何忍忘我漏時是用小詠云  
一般春雨愁者愁忘者忘公嘗曰大庇天下  
寒士俱歡顏是能愁人之愁不忘人之忘者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二句亦相因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鶯雞

二句亦

何因

籬東有水曉色晚之日出其中舍北有泥暖氣融焉雲  
生其際日出雲又生晴雨無常天氣不測也翡翠爲珍  
禽若自異而鳴於高竹鶯雞爲草蟲若有得而舞  
於沙中翡翠鳴鶯雞亦舞性情相感物類自然也

鵝鵝花菜亂飛飛蝶多典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說  
當此殘春花菜爭發蝴蝶翻飛何其動而不靜獨我幽  
棲此身嬾動縱然客至亦且聽之自歎不能如蝶飛花

亂也。

鑿井交櫻葉開渠斬竹根扁舟輕裹繩

承開渠句

小徑曲通村

承鑿井句

鑿井而上交櫻葉井蔭得矣開渠而下斷竹根渠闊深矣渠內扁舟往來裹纜裏纜必有取乎輕輕則快井邊

小徑屈曲通村通村必有取於曲曲則幽

○蜀生櫻櫛交櫻葉新井覆以接葉也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

承斜暉句

翻藻白魚跳

承急雨句

雨急直掠溪脚狀蹶雨易止斜暉因轉於樹腰暉景既生隔巢黃鳥並坐而理羽毛溪雨既晴翻藻白魚跳波而爭翔躍矣○急雨非捎字急意不出斜暉非轉字斜意不見黃鳥奇於隔巢而並向魚妙於翻藻而跳急與捎字應斜與轉字應隔與並字應翻與此字應

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簷

二句  
近景

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二句  
近景

遠景

二句

篠生穿壁壁破可知藤高刺簷簷低可知舍下庭中近  
見者如此然得晴光冉冉欲動絲何意耶草侵江色纖  
纖若浮草何心耶地晴江白遠見者如此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

二句  
夜景

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二句

承上

夜景何如江動月移石溪虛雲  
氣迷花溪光雲光互爲出沒鳥猶知故道而歸物得所

止也帆竟向誰家  
而宿人迷所向耶

題桃樹

小徑升堂磈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二句  
桃樹

高秋總餽貧人

實來歲還看滿眼花

二句仁民

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

慈鴉

二句愛物

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結出天下一家意

堂前小徑向來不斜枝五株桃樹亦聽其遮耳焉用剪伐爲而况今秋結實堪餽貧人來歲開花依然滿眼今秋之實將餽貧人今秋貧人得食矣來歲之花又復滿眼來歲貧人不飢矣夫貧人可念乳燕慈鴉亦自可念聞簾戶以通燕便其往來戒兒童之打鴉遂其生育苟非亂離既定卽此桃樹安保無恙而離離結實況此乳燕慈鴉亦安有梁間之棲母子之樂信乎今日非復寡人之妻羣爲寇盜之日而天下車書有一家之氣象是可樂也○乳燕二句似與桃樹無涉然空通莫打一片慈心却從上句桃樹從進不忍加伐高秋結實總餽貧人意一齊流出信作任莫任其打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二句登樓

錦江春色來天

地王壘浮雲變古今

二句登樓之景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

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四句登樓之感

花近高樓何傷之有今客心爲傷者以作客成都如王  
粲依刑登樓作賦止爲萬方多難故耳不見錦江春色  
年年自來天地如故王壘浮雲朝朝自變古今屢更  
春色有常如朝廷不改自安史以來不知幾人思帝幾  
人思王王吐蕃陷京師立廣武承宏爲帝而乘輿反正  
是北極朝廷未嘗有改浮雲無常猶寇盜或侵自安史  
以來不知幾處陷城幾處失地至吐蕃入寇隴右河西  
之地盡沒今長安復吐蕃走是西山寇盜何苦相侵當  
年先主帝蜀宜有祠廟後主亾閣祠廟何爲只爲正統  
所屬耳所借後主有諸葛今日無其人梁父之吟日暮  
聊爲我登樓所感如此○先主帝蜀以專任諸葛後主  
亡國以專寵黃皓郭子儀是諸葛程元振是黃皓代宗  
不專任子儀信用元振我來西山寇盜幾失北極朝廷  
故公憐後主還祠廟有懷諸葛梁父吟也注家以梁父  
吟中意是晏子謀殺三士事公欲代宗去元振如晏子  
殺三士不特元振非三士比其時元振已貶汝州矣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對小水細通池

過南  
四句

鄰水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後  
四句

南鄰近矣有竹參差或往或來無人知者其間幽花小水亦若不爲人知者然於時客宜歸矣幸江村不遠博亦殘矣乃晚席更移而況山人尤多道氣從茲以往數數追隨何但今日相過耶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

斛斯竟無宣室召

點故  
斛斯竟無宣室召

艱難

徒有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

點歿後  
斛斯竟無宣室召

艱難

茂陵求授官

點歿後

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浙

浙野風秋

四句

山莊

我方慮歸來已恐鄰人非今南鄰則斯公果歿  
嗟歎至今未休蓋因生時賣文爲活不能如賈生  
室之召老儒艱難已如此然後遺書空存不過如是  
有茂陵之求死後授官亦何益哉今過山莊聞其妻子  
寄食於他見其閭林非復疇昔惟有總帳蕭條野風淅淅而已

燕入非傍舍鷗避祇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四句山莊

遙有山陽笛空慙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四句過莊

感之

卧林雖非昔遊有燕依依偏尋舊王有鷗泛泛還戀舊  
盟惟是跡絕行人斷橋無板痛深蒼草臥柳生枝耳歲  
月幾何遙有山陽之淚知已難得傷哉鮑叔之交平生  
舊遊零落已盡白頭垂涕傷如之何○臥柳生枝暗用  
上林賦柳復生事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望其來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  
訛其不來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揣其不來之故浩蕩風塵外誰知  
酒熟香要其

崔爲邛州錄事今住果園坊裏我久待之消息杳然不知終朝有何等忙而羈滯耶意者然我草堂江樹之遠不然忙我草堂野亭之荒所以風塵之外踪跡浩蕩豈知草堂酒熟得爾同斟我情有迫不容待者蓋我寂寞歸來問人足音跫然而喜故望汝之切如此

寄司馬山人十二韵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四句總起  
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薦子處處識壺公長嘯  
城眉北潛行玉鑾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以上叙髮山人

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轔軻畢景羨冲融喪亂形

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

殘生一老翁

以上自叙

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風

詩意結完寄

我與山人自關中握手遠客天邊身如轉蓬驛馳歷盡  
今日相逢亦偶然耳我少年學仙曾荷山人擊蒙之力  
此時山人道術旣高如入京薈子倒屣爭迎似賣藥壺  
公市人爭識今日飄然來蜀長嘯峨眉不知離亂潛行  
玉壘難覓行踪騎虎能馴使童如戲仙人之歛如此若  
我髮稀矣顏衰矣青雲不見輒慟徒悲夕景難留冲融  
空羨而况行役不免故固無書所以心如懸旌徘徊當  
路時復倚劍恍惚登亭誠恐殊方永留發生不保耳聞  
山人存紫金大丹服之可化腸變髓誠憐我老換我之  
骨得馭清風而追隨山人後則擊蒙之教始終以之矣

承補與李白善想卽此山人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韵

往往雖相見飄飄愧此身不關輕紱冕俱是避風塵

四句  
總起

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奔走爲黃巾子去

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雁衣敝有懸鹑恐懼行裝

數伶俜傳臥疾頻曉鶯工併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黧黑含

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

釣綸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覩伏柱聞周史乘槎似漢臣

鴛鴦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卽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

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

以上是不  
關輕軒冕

俱是避風塵  
第一段意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粗飯依他日窮愁

怪此辰女長裁褐穉男大卷書勻滿口江如練蠶崖雪似

銀名圓當翠巘野棹沒青蘋  
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  
隨不覺晚欸曲動彌旬便使芝蘭秀  
何須棟宇鄰山陽無  
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光主廟  
更歷少城闕石鏡通幽魂琴臺隱絳唇送終惟糞土結愛  
獨荆榛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息勞  
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尊長歌敲柳瘦小睡凭藤輪農  
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以上是  
表兄俱是避風  
塵第二段意  
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獮猶休  
作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

雷陳以上是  
勵之辭

我昔同侍御遊，但愧此身飄飄，不能常乘。所以然者，我棄官，子解組，人疑我輩輕叛冕，亦俱爲風塵多故來避此耳。猶憶知道亂作自齊應元年，至於今，星橋一別，斗柄三移，奔走非同。曹公捨攤，此由張角子之去也。誠狀瀟灑，我之藏也。亦非隱淪，此後三年中，尺素誰將。一寒徹骨，往來梓闈，行裝數矣。老病纏綿，臥疾頻矣。曉管本悅耳者，亂離聽之，但工併淚。秋月本娛情者，疾病見之，祇解傷神。會面有時，應歎容顏之非舊。含懷不禁，還叙別後之苦辛。而况三年中之甚，有心爲接輿而不果歸秦。無計與王粲而同情，還錦里。而丹鷹已殘，隱花溪。而釣綸尚在，病入消中。祇自憐惜，老耽晚起，索誰共親。近況如此，子則身爲侍御，伏在同李耳之官，兼爲使人，慄  
撓。有張騫之望，雖在賀鴻之列，難馴龍虎之倫。所以今亦挂冠，正當倍懲。而况誼非傾蓋，本是久要。茲由兩人意氣合性情，真故往時避亂，曾同生死。今日會面不恥寢貧也。偶存蔗芋，聊爲娛老之資。各對松筠，共砥歲寒之節。机破固我甘窮，愁似可怪也。幸女長而裁褐，能穩無顛倒短褐之憂。况男大而卷書，能自有熟精文選之望。當岷江淵口之界，交鑿崖秀嶺之間。子有名園，臨山間，偶我有野德。沿溪問津，以喜江海之人。時過王侯，

第追隨未晚。就曲經旬，但取交若芝蘭，不失瀟灑閑冷之意。何必鄰茲棟宇，同住花溪錦里之邊？齋杖夜之山庭，豈容俗物？那當時之騎駕，只按住賓鞍馬同行席珍何忝？錦官東郭重尋先主之祠，少城西闢再訪張儀之蒞蜀王石鏡幽幌，從通司馬琴臺絳唇遺墨，送終箕土空看月宇埋輪。輸結愛淵捺捺，尚想野花留鬢懷古之後，且復息機時而高柳邊可置酒，則置酒時而積水處可觀棋，則觀棋三年累繭回首，何甘此日勞筋庶幾可息魚知丙穴，結網而粘，菜似江東爲羹亦細。何必吹笙鼓瑟，且敲柳癢而長歌焉用角枕匡牀，聊倚藤輪而小睡，欲享太平之化，須耕谷口之田。蓋食乃民天，勤爲生本，及茲農月，勗畱田家共理浮生，勿虛良會。此吾與子共享林下之樂也。雖兵戈未息，幸德教能淳，必使盜賊如授餉類者，無一處不除。不在宰官如麒麟，擅者使皮毛空畫，至於世情輕薄，則聽之我道屈伸，則任之。兩人道義期於終始，庶幾膠漆之誼，繼雷陳而起者，有我兩人也。

○櫻可作孟，楊州目宰官爲麒麟，擅言如弄假麒麟，刻畫頭角修飾皮毛，故曰休作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時賈至知東京舉唐必往東都  
赴舉公爲唐先客因有此寄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爲萬里別送子山之阿因可  
北徒

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謫罷  
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以上九載  
一相逢百年能

幾何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

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以上復爲  
萬里別送

子山之阿南宮我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寧

念子善師事寂寒宇舊柯爲我謝賈公病肺臥江沱以上  
寄賈

人生百年幾回九載乃乍相逢而卽有東京之役爲萬里別從此鶴與林魚分清卽強歌豈能歡乎仰視羲和六龍迅速催人白髮何時少停興言及此真百年能幾何矣自朝義誅而旄頭墜地迄懷恩叛而漢帥橫戈四海蕭條豺虎滿地夫少人之處切莫投足以飢有易子食人無人心也多虎之處信我所往以獸猶畏虞羅獸有人心也唐生負經濟才躡天門上東周道遠若崩波今日山阿之送爲此故耳南宮侍郎係我故人金鞍白馬獨步一時彩筆雄文照耀千古况好賢若渴其心靡靡他子今此行必膺首薦但當善事勿改素心而不變塞不離道耳我乾元間曾與同朝繼而同貶今故人被召我病江沱相見時爲我長謝故人無復闢庭之志矣○成都至東京路無萬里孔明日萬里之行自蜀始故云賈至爲中書舍人兩朝制誥出其父子故曰雄筆映千

古

杜詩闡卷十七 終

唐第十八卷目

書蜀圖引

送韋諷

丹青引

寄李員外

寄董卿

青絲

黃河

揚旗

軍中醉飲

立秋日

憶昔

軍城早秋

院中晚晴

到村

茅屋歌

村雨

倦夜

遣悶

宿昔

樹間

送舍弟

塔下新松

詠竹

觀廳事畫圖

晚秋

北池臨眺

初冬

杜詩歸

張舍人遺舊段

至後

觀山水圖

哭蘇鄭

去矣行

寄賀蘭銛

杜詩闡卷十八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題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廣德二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四句總起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紩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以上舊圖

昔時太宗拳毛驥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皆神駿顧視清高氣淡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上新圖以下更轉入舊圖憶昔巡幸新豐

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嘵風

一段借馬追思先帝

昔江都王名緒者多材多藝所畫鞍馬獨步國初曹將軍能得其神妙擅名既久畫馬廷真將軍畫馬有新舊圖二者今錄事家所藏者新圖也將軍畫馬不自新圖始猶憶先帝有馬名照夜白曾詔將軍下筆一時神妙

感動龍池真龍形於綢素霹靂起於池內不但天顏有  
喜因而賜金而使筆跡所傳無不生色往者先帝時將  
軍舊圖神妙有如此新圖何如先乎照夜白有太宗之  
拳毛騧後乎照夜白有今上所賜郭子儀之獅子花新  
圖有九馬而拳毛騧獅子花尤爲傑出拳毛騧曾騎以  
破劉黑闥一敵萬矣獅子花曾騎以平安史亂一敵萬  
矣二馬神駿彷彿有此其餘七匹亦皆殊絕合看九馬  
顧視清高超然牝牡騁黃之外氣質淡穩絕無跋涉泛  
駕之形將軍新圖神妙至此空乎韋諷酷愛同於支道  
哉新圖尚存舊圖安在當年先帝騎照夜白幸新豐宮  
翠華東來拂天而下此時王毛仲爲大奴張景順爲太  
僕一時從騎如雲有三萬匹之盛與此舊圖九馬筋骨  
相同不料穆滿升遐空傳獻寶之歲武皇殂落不見射  
蚊之人池內真龍隨鼎湖而俱去圖中畫馬望烏號而不  
不歸生前金粟山岡使恩埋我歿後太陵松柏不見乘  
黃呼風之鳥空聞照夜之姿何在所由對新圖回憶舊  
圖也

送章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愁啓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德敘時事韋生

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

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姦賊勉韋揮淚臨大江

天高意悽惻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送別

國步反正猶然艱難兵革漸消未盡衰息當此萬姓哀  
愁十載征調之後奈何爲吏者乘勢侵漁謂反側不問  
而誅求多門苟有賢者出而濟時亦易見德耳韋生年  
富識清處參軍紀綱之地秉朱絲耿直之節屬吏之務  
割剝多誅求者自當削色益欲撫窮民先憲豪吏也我  
臨江揮淚仰天太息此行誠樹佳政如我所言去姦賊  
救瘡痍豈獨聞民幸卽我相憶之懷川遙慰云○聞爲  
公舊遊地深知閩民疾苦由於豪吏姦賊故於臨行勉  
其爲德勑

其峻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

四句  
總起

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

借書  
形畫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子我如浮雲

伏末  
段開元之中

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

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襄公鄂公毛髮

動英姿颯爽來酣戰

以畫  
功臣

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

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迴立間鬪生長風詔謂將軍拂

綢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

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

南人太僕皆惆悵

以上  
畫馬

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

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驛騎氣凋喪

四句結畫  
馬一段

將軍盡

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卽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

行路人

四句結畫  
人一段

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

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

挽首  
段結

將軍非他人魏武子孫也今雖降爲庶姓猶然清門于  
今爲庶當年魏武割據事業已休矣猶爲清門至今文  
采風流依稀尚存也文采風流何如人知將軍善畫將  
軍亦嘗學書但書非所長雖登衛夫人之堂未入王右  
軍之室至於丹青則沉酣其中直不知老之將至夫老  
之將至尚且不知又何有于浮雲富貴哉大抵人之於  
藝苟有所辭一切都忘生老病死窮通得喪皆不足以  
奪其所嗜故一生精神志趣悉聚於此其爲業必工卽  
傳世亦可久此將軍之畫爲獨絕耳將軍固浮雲富貴  
然亦嘗富貴矣往者開元年間引見至尊此時凌煙閣

畫顏色久迺將軍下筆忽開生而畫良相冠而毛髮動  
畫猛將箭而酣戰來先帝以將軍能畫功臣必能畫馬  
有天馬名玉花驥者先是畫工如山總莫能肖是日牽  
來墀下奕奕風生先帝詔曰將軍爲朕圖此遂拂絹素  
慘澹經營匠心一入真龍躍出於時榻上真龍與墀前  
天馬屹然相向不能復辨而天顏動采提賜矣在將軍  
浮雲富貴何心於天子之賜金在圉人俗眼相看猶以  
將軍所得爲過寵甚矣至尊含笑將軍能見知於天子  
圉人惆悵將軍反見忌於凡夫也所以然者將軍畫馬  
畫骨不畫肉能畫馬於無馬處故空馬於凡馬中但令  
驛驅氣伸不在窮極殊相幹不能然故雖入室終讓將  
軍耳至於畫人志在寫真苟非其人亦不輕寫胡爲今  
日漂泊于戈矛尋常路人亦安爲圖畫耶傷哉貧也時  
來則至尊賜全途窮則俗眼爲白有絕技必有奇窮有  
盛名必有極困獨曹將軍然哉○看英雄剖據句公以  
割據曰曹分明以正統子劉足訂陳壽之謬貌貌其形  
也貌得山僧及童子曾貌先帝照夜白畫工  
如山貌不同屢貌尋常行路人用法一例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  
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好附書。  
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六句題面及自注正是炎天開那堪，野館疎黃牛。平駕浪畫鵝，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欲緩其行應遠行。悶能過小徑，自爲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冷泠風有餘江。清心可鑒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敝廬欲其敝廬養病應。

內熱比何如句

背漢武置博望苑，以通賓客員外今除議郎。是名參漢苑矣。周易題陳仲舉之輿曰別駕員外今兼別駕是職述題與矣。由巫峽將之萬州任萬州爲荆楚上游。此行便於附書，但如此遠行尚患內熱。今當伏枕未便理裝也。不見炎天闊絕野館蕭疎，破浪而行黃牛甚險凌虛而上。畫鵝維難庶幾水勢少退行人安隱員外何汲汲。

然遠行徒自苦耶與其值炎天就野館之蕭疏不如過  
小徑摘嘉蔬以暫款不見敵廬前渚柳幽矣可供伏枕  
者之逍遙敝廬外村花落矣可資伏枕者之排遣素柰  
繁紅蕖亂暑將退矣夏先晚涼有餘病可蘇矣秋江既  
清心亦可鑒秋竹既冷髮亦可梳此時伏枕霍然將作  
之官之計輕裝已就卽懸巫峽之帆豈不快絕吾憂子  
內熱比何如者正欲子待秋涼而發也○朱本編大曆  
四年湘江詩內因有上凌虛句成都至萬州非上水也

###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四句  
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四句  
處時事猛將空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汚辱月窟可焚燒會  
取干戈利無令斥堠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以上勉  
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鵠二句寄懷雲臺畫形像皆爲掃氛妖

二句

勸之

聞道君之牙帳防訊西山。扼險於最高處。臨雪嶺。背扼橋其嚴如此者。以海內之亂。自安史至今。朝廷宵旰不聞。使吐蕃入寇。復遭焚掠也。君爲猛將。必當臥薪嘗膽。枕戈寢甲。以圖報復。蓋由前此黃圖已遭汚辱。今日王庭盡堪焚燒。然則防守西山。何如直追漠北耶。彼干戈以殺賊者。須磨礪而取其利。卽斥堠亦防邊者。當日戒而毋使驕能如是。則漢馬武爲捕虜將軍。得董卿而雙矣。霍去病爲嫖姚校尉。今董卿亦一嫖姚矣。當此落日。吾思董卿必馳輕騎而追塞外。當此秋天。吾憶董卿必假射鵠以威吐蕃。當年臺塿圖畫。無非爲掃妖氛。董卿今日何忝於此。董卿勉哉。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粗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嬪妃。近靜潼關掃蜂蟻。四句已往殷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卽爲蠶粉期。

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

四句將來

此青絲白馬思應識造亂者誰氏之子其氣粗豪逐風塵而起亦妄甚矣汝得毋以天子慫勤荒於女色獨不聞天子近日囑精圖治嬪妃且放潼關蜂蝶天威立掃非已事與今日戲前神策軍何等雄武出而破汝指日可期與其逞粗豪之氣擾亂風塵不如脩納款之誠拜舞金闕況皇恩正未可量誠束身待罪皇恩放汝亦未可知汝何苦謀叛耶○當時代宗知懷恩之反非其本意是年命顏真卿諭懷恩入朝又下詔許其但當詣闈勿有疑慮詔中又曰其太保兼中書大寧郡王如故是皇恩甚優也故有末句

黃河二首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

二句見河北關係天下

鐵馬長

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二句正指海西軍

河北一帶向爲安史巢穴今諸帥負固自署將吏吾恐其椎鼓鳴鐘震動天下況此海西軍鐵馬無數高鼻成

羣甚可

憂也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

承無  
栗句

黃河西岸與北岸異是吾蜀也用兵以來謀求無厭敢抗供給奈無粟何雖則無粟其忠於朝廷者有素故願盡驅蜀民愛戴君王則車書混壹家給人足金以粟生矣奈何因此一方民也○河西一帶自廣德元年秋吐蕃人大震關已盡取河西隴右地僅存者惟蜀耳公爲王閬州論全蜀安危表云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獨劖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波繁費猶自勸勉充備百役今吐蕃已下松維保三州楊琳再裔普合顆顆兩川不能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又曰敕天下徵收救文減省軍用外諸邑雜賦劖南諸州亦因而復振矣黃河大章卽是此意

揚旗

公自淮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餚

時公已狀爲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初在幕中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四句總起  
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駛驍揚旗旌迴迴  
偃蓋飛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颺急去傍山岳傾材歸俯身  
盡妙取畧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以上細敍揚旗三州陷  
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四句也之此堂不  
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荆也句自敍

江雨颯然公堂清矣更有異聲肅肅然至者是我公置酒會賓客軍士揚旗之聲也肅肅則不吳不敖有嚴有威其聲已知有異耳軍裝不一以旗爲主故初筵羅也載旗滿庭於時人跨馬而爭馳馬高騰而驚怖而旗

以揚焉。回旋舞勢，卷飛蓋，熠熠照耀，光亂流星。揚之來，若風飈之急；揚之去，若山岳之懶。馬上俯身，材無不盡；旗尾畧地，勢妙於平。若虹蜺在掌，閃爍無端。信卷舒由人，輕捷可愛。一旗之妙如此，可想軍裝之盡然。揚旗之妙如此，可見吾公之訓練。空其初聞，肅肅有異聲乎？（公爲此者以備吐蕃也。通者吐蕃內訌，三州已失，列戍旣罷，西嶺徒青，顧此天邊之城，本是庸蜀之地。我公練土如此，將來奪取何難？但軍令久弛，公堂亦圯，今日升堂嘉會，庶肅蜀日寧。吾徒且加餐飯，享太平。荆蠻之延，從此休矣。）甘泉賦崇丘陵之駁駁，公駁駁揚旗旌。句言揚旌旗於馬上，駁駁，音高也。舊解搖頭未合。

###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吟石醉眠醒。四句  
醉飲

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二句  
軍中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沉冥。

劉沈  
二句  
寄

我飲軍中當其醉酒渴之際所愛者清江所漱者晚江  
不復知爲酒可愛矣所坐者江上軟沙所眠者汀邊冷  
石不復知爲軍中飲矣及其眠而醉忽憶向者之飲爲  
軍中飲其膳野膳隨行帳而供其音華音自從伶而發  
記此時軍中所飲纔數杯耳何至餘酣若此亦由座中  
不見兩公故數杯之後便覺沉冥至於酒渴漱汀坐沙  
眠石甚矣飲須知已醉翁之意豈真在酒與

###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

四句  
立秋

日窮途媿知已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  
雨衣閒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  
有適節炎病微瘳主將歸調鼎我還訪舊丘

以上院  
中有作

雲行火流因而雨飄華屋院中梁棟蕭蕭然有秋意矣  
我幸逢知已身在院中豈有老謀堪資借箸恐參謁徒

勞戎機有負耳惟是暑退秋來適當雨後此時解衣高枕閒北戶對南樓但覺風涼漸進水氣浮空也以院中而得解衣高枕禮寬故心有適當雨後而值風涼水氣節炎故病微瘳但我身在院中情移蹊上有日嚴公還朝坐而論道我亦從此逝矣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騎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恠以上蕭宗至今今上猶撥亂焦心勞思補四方二句代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應長驅等句爲留猛士

守未央致使雍岐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應焦思勞等句願見北地傅介子勉嚴公老儒不用尚書郎

自謙

此憶肅宗時事。憶昔肅宗山靈武移軍鳳翔用回紇  
兵助順長驥破安慶緒收復兩京後慶緒據郢城尤節  
度陷之不下賊人反覆事無足怪可怪者朝廷紀綱爲  
飛龍旒小兒李輔國壞與張良娣表裏爲奸也肅宗恐  
拂良娣欲一有不樂倉皇失措先皇溘受制端寺遺禍  
至今重有吐蕃之亂致今上焦心勞思擾亂尚未已也  
但今日蒙塵幸陝之今上卽昔年出兵整肅之今上我  
昔官叨奉引親見今上領朔方兵左廂軍馬有雷霆山  
岳之勢今日兵力不支者只爲祚山稱叛內亂旣作往  
日邊兵精銳皆徵發入援其防控西羌者但留雍岐一  
隅之兵邊兵單弱吐蕃遂闖入無忌朝廷但知靖內亂  
大於同邊防此廣德元年吐蕃遂有大震關之寇致隴  
右諸地一朝陷沒而乘輿播遷百官奔竄今日欲滅吐  
蕃須得北地傅介子耳老儒如我雖有請缨之志而身  
爲尚善郎亦焉用彼爲哉○輔國壞紀綱如以閻寺干  
預國政逼逐上皇使肅宗父子道以閻寺求爲宰相握  
兵符矯太子璽擅後及充王等君臣父子間紀綱掃  
地矣良娣奉榮如撤七寶鞭正位宮中之旨未行求興

王佑爲嗣而不果百官請加尊號而事中寢種種不樂  
肅宗蹕踏可知也肅宗受制於輔國良娣不能有爲代  
宗又嬖程元振以至幸陝復國後仍任魚朝恩爲觀軍  
容使擾亂何日之有此公慨然思傳介子與時嚴武狀  
公爲工部員外郎故稱尚書郎

次章以曰朝廷記憶蒙祿秩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光白公  
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統  
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友  
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異叔孫禮樂蕭何律以上  
盛時豈聞  
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皆流血洛陽宮殿焚燒盡宗廟新  
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者舊復恐初從亂離說以上  
亂後小臣  
魯鈍無所能朝廷記憶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

漢長衰疾

自敘四句

此惻列宗時事 唐稱至治以貞觀開元爲首開元時  
戶口日增家給人足京師石米不過錢二百匹絹亦如  
之海內富安行者走萬里不持寸兵蓋山虎狼絕跡故  
遠行者并不勞卜日也山東出厚絹商販不絕無異漢  
時車班班入河間周禮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時和  
年豐朝廷敬天尊祖索鬼神吹豳雅不獨民間宮中聖  
人仰奏雲門則和氣滿乾坤天下更別亦有膠漆之樂  
自高祖相傳至玄宗開元百餘年間天下未有災變君  
子守叔孫之禮樂小人奉蕭何之律令自祿山倡亂海  
內騷然向時齊紇魯縕不復見矣一絹直萬錢矣向時  
筋肉流脂不復有矣有田皆拖血矣向時宮中奏雲門  
者今安在但見宮殿焚燒盡矣向時道路無豺虎者今  
何如自見斬除獯免穴矣亂離至此其中盛衰往復之  
故惟者舊能知而不忍問者誠恐話及亂離以致傷心  
之甚耳開元之治雖失於前中興之業猶望於後小臣  
老矣既蒙祿秩自甘盡瘁所由灑血江漢衰病不辭豈  
以老懦甘  
自棄耶

奉和嚴公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

軍城早秋之景

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

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軍城早秋之事

當此軍城早秋風動高旌不敢定居矣因而玉帳分弓一軍齊力彼西山一帶近沒吐蕃今公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驪川是滴博已收矣蓬婆一城在雪山外乘此鹽川收復直指王庭奪取天邊之城不亦快哉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疏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

面青苔先自生

四句懷西郭茅舍

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

新晴

二句院

浣花溪裏花自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結還有懷茅舍意

我院中無事但覺秋風日夜清耳遙見澹雲疏雨往來高城高城間西部在焉西郭外茅舍在焉茅舍有朱實

藏於葉心亮秋風後亦堪落矣茅舍有青苔起於階面  
亮疎雨後亦自生矣當此晚晴院中有樓臺雲雨旣過  
更銜暮景我意已在朱實青苔際乃復有樓臺銜此暮  
景樓臺有鐘鼓雲雨旣過若報新晴我意終在澹雲疎  
雨間乃何勞鐘鼓又報新晴旣又自歎吏隱兩妨也益  
我本浣花溪裏人浣花溪裏花是我知已今身在院中  
我將吏矣蠭於參謀似非吏心懷茅舍我將隱矣未克  
長往似非隱亦曰兼吏隱之名耳此意人不肯信庶幾  
浣花溪裏花能知我心無奈溪花亦多笑我花且笑  
我亦誰爲肯信我者西郭茅舍亦徒付之有懷而已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  
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列榛草卽相迷蓄積  
思江漢疎頑惑町畦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栖八句寫到村

碧澗何必添雨秋沙幸而洗泥於時蛟龍在淵引子而  
過荷芰受屈逐花而低我久不到村亦爲參謀戎幕之

故我身親戎務亦既疲於鞍馬之勞老去始參戎幕老  
謀豈能如人歸來始散馬蹄戎幕豈能遂意身在院中  
稻梁久無矣今空就列遂其初志也身在院中拂蕪不  
覺矣今駭相迷何可終迷也我向期出峽何心幕府而  
甘踰踏我素性迂踰何知世路而分彼此嚴公我知已  
知已不可不酬溪上我故林故林不可不返然則在墓  
非我志到村真我願哉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  
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以上寫茅屋爲秋風所破南村羣童  
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

燥呼不得四句寫乘風爲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  
虐者亦寓言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  
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如鐵嬌兒惡臥踏裏

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

長夜霑濕何由徹

以上言茅屋既爲風破因而雨漏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

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

兀見此屋我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以上寫作歌意

當此八月秋高風號我茅屋有飄搖之患矣夫我屋破  
竈賴有此茅耳忽遭風卷飛者飛罷者墮沉天實  
爲之所可異者南村羣童乘之爲虐蓋以侮我之老公  
然抱茅而去此亦何足計較徒自歎息而已殊不知俄  
頃間風遂定故無奈風定而雲黑霽黑而雨驟茅屋既  
破難免於漏當此秋夜初寒破衾不暖雨脚下注屋漏  
如麻旣喪亂而多憂更夜長而少睡展轉思維念天下  
寒士如我境者何限是我一人之茅屋不妨爲風雨所  
侵被破天下寒士之居處庶幾得廣廈以庇之使得安  
處如山風雨不動卽我一人凍死亦無憾耳乃眼前不可  
卽得然則天下寒士飄搖風雨中者何日得慰耶○  
公此數語直欲補秋風之缺陷南村羣童安足語此他

日日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幾時高  
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壞堵正是此意

###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二句鞶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  
一寒事承

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二句

感懷松菊露新洗茅齋

慰遠遊二句

自慰

秋雨連宵颯然寒至寒事空營矣營寒事者莫急授衣  
亦望帶而看朱紱顧此朱紱雖章服也何救於寒試開  
箱而覩黑裘顧此黑裘本敝衣也可以卒歲然則寒事  
關心亦賴此故裘堪戀耳至若世情冷暖人抵可知付  
之高臥而已足惟是盜賊充斥在參謀倘武裾發爲  
可虞猶幸庭前松菊新露秋雨縱非故園草木聊慰旅  
客遠遊不然如此村雨何○公於衣戀在笥黑裘何有  
於緋衣於居愛松菊茅齋何有於幕府參謀一官奚堪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二句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

夜二句倦夜

所感

倦夜則一夜無眠矣此時竹在庭隅其涼直侵臥內竹影乘月色而上牀因知野月滿於庭隅矣月到庭隅爲夜已深夜深故露重露重故成珠有涓滴之聲月落故星稀星稀故光微在有無之際月落星稀暗矣豈無飛螢亦暗飛耳暗飛誰爲爾照亦只憑自照也月落星稀病者亦將覺矣亦有水鳥只水宿耳水宿誰爲爾呼亦鳥與鳥自相呼也一夜景物如此所悲者百年萬事都付于戈老將至矣功業不建人生幾何坐使歲月如流往而不返其如此清夜何○時公參謀嚴幕有重露涓滴稀星有無之歎且曰暗飛自照水宿相呼語意有謂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爲來幕下祇合在舟中

四句  
總起

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渢幼女問頭風平地

尊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

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

以上承胡爲露來幕下句

我心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紆

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

杯乾甕卽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

以上承祇合在舟中句

束縛

酬知已蹉跎効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畏匆匆曉入朱扉

啓昏歸晝角終

以上應黃卷

一段

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鳥

鵠愁銀漢駕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以上應露裏思

魚竿客則爲世外人其意常在煙波間耳鶴髮翁則寫老病人其意常欲息微躬耳幕下非鶴髮翁地胡爲乎來舟中乃魚竿客處祇合在此今日竟身遊幕府捧黃卷而如律著青袍而自公耶坐獣則四肢不振頭風則一身可知平地而立尚虞欹倒況乎鞍馬分曹而理尚昧異同矧屬專謀乃衰力甘就者則以上官禮遇之隆且平生有相知之雅義不容辭故也疇昔論詩旣教宿好今來仗鉞原是故人知我性拙待以寬容憐我途窮加之翦拂胡爲求幕下者爲此耳雖則云然我所思者終在露臺煙霏藤架桂叢之間蓋猶網龜思脫龍鳥欲飛也因於幕下寄懷草堂遙想西嶺雪峰自紓村北南江秋水亦繞舍東秋杪竹皮應凋舊翠雨中椒實定捐新紅水檻浪翻知空留夫敗船檣牀座滿豈尚有夫舊醅濁離破來往之路必已通樵子遊斧斤之響亮不輟舊翠凋苦節傷矣新紅落顏色衰矣船應坼濟勝無具矣甕卽乾空疎何當矣藩籬破不能自衛矣斤斧施豈能自全矣祇合在舟中者職此故耳但旣與參謀當盡厥職公真知已何敢不酬我有小忠自知無補況性本

疎頑每因周防而鮮失事更繁劇常以太簡而遂忘曉入韓而謁上官暮膳肉而還僚署胡爲來幕下從此竟幕下矣惟是別業難尋微躬未息嗟此魚竿客鶴髮翁夫豈真無意於長往者烏鵲力微愁旗銀漢驚駛命薄怕攢錦幙所望吾公憐我觸網窺籠之愁遇之黃卷青袍之外希全衰年物色俾得疎放自如顧此百尺梧桐之間時倚鶴髮魚竿之客優哉游哉倘所謂吏隱者非耶只合在舟中庶遂我河干之志矣

病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四句宿府之景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栖息一枝安四句宿府之感

幕府清秋誰與爲伴所見非梧一枝寒色侵人耳此時獨宿江城蠟炬殘矣蠟殘則夜已永而角聲亦頻奏焉顧我獨宿江城角聲亦悲自語耳夜永而蠟既殘唯中天有月色也顧我獨宿江城月色雖好更誰看哉而況

家遠無書路難莫致不知幾年於此蓋由自省出華自  
華棄官流離秦蜀伶俜至今夫倦飛之鳥投林爲幸今  
日栖息幕府雖非得已一枝可安強移且就若曰鬱鬱終此豈我志耶

###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

二句樹

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

二句樹間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

二句樹

幾回露葉露乘月坐

### 胡牀

二句樹間

此以甘樹自況甘樹在院不爲岑寂岑寂者自岑寂也院中竟無他樹覺一院香者惟此甘樹耳我身在樹間但覺柯之交几杖爲低能使几杖低甘傲岸矣實之垂衣裳爲礙能使衣裳礙甘磊落矣至於滿歲與松偕碧有不凋之節今特未滿歲耳當其同時與菊偕黃有晚秀之姿今誰與同時者吾遊樹間幾回露葉直至乘月更坐胡牀以細玩之而不厭云

送舍弟頴赴齊州二首

題中頴字當是頻字臨行爲頻赴蓋當時從公入蜀者惟占若觀與頴皆在齊州故曰兩弟亦山東若豐則在江左此從顧注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

二句自蜀赴齊州

此行何日到送汝萬

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

送別六句

我居岷嶺雖未至南蠻已在南蠻北弟往徐關雖未至東海只在東海西去岷嶺適徐關計程既迂計日應遠而況行者旣遠送者難堪汝去矣從此我留絕域惟有高枕夢魂到汝未可知也我留矣從此常對清風獨自杖藜獨行悵悵良可憫也處此危時無幾相見今日眼前不過暫時我喪白之年驟彼一望不覺意與俱迷已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久形容老病催送別四句

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南北齊州安在哉

四句  
別後

不獨我意迷汝此行風塵萬里亦暗不開矣去則去矣猶來無止但風塵如此恐來時亦未可定耳來時難定

是今日兄弟之苦不過分離他年衰白之人老病日甚弟此去必由荆門江通一柱觀赴齊何其快我此後尚

在成都日落望鄉臺灘蜀轉堪悲是我客意長在岷嶺南蠻北竟不知徐閑東海西所謂齊州竟安在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

赴齊之故

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

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

承去傍干戈覓

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

鴻承示看

道路通

弟此行爲省春去我有諸姑今在海畔更有兩弟亦在山東弟往齊州正好相見但處此亂世大率傍干戈而訪問訪問既得汝歸成都他日且看道路之通否但經行戰地短衣可以防身作客風塵匹馬可以遠害諸姑海畔兩弟山東俱流落之處弟今此行須念我在岷嶺長瞻碣石飛鴻莫與諸姑兩弟同爲流落蓋來看道路

道路未通誠難遙返道路若通亦何可久羈  
也○諸姑妹太原盧氏所出適會稽賀摵者

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二句新松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  
二句階下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二句新松何當一百尺欹蓋擁

高簷二句

階下

松非弱質新松尚是弱質弱質豈敢自負移根於此將以爾爲可與瞻者階下近玉帳矣故細聲謾謾南開玉帳階下近珠簾矣故疎翠芊芊直透珠簾可借尚是新松紫煙之集未見鬱葱清露之霑虛蒙點綴人得毋以新松忽之有時百丈扶疎頓成偃蓋欹擁高簷此階下尺地安得久羈爾也○未見紫煙虛蒙清露感慨意與倦夜章

相似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箨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尊涼嚴公

宅雨洗娟娟淨承風吹細細香承

陰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

長挽合

首句

綠竹含箨本欲散光新梢出牆便已拔萃其色侵書帙而已晚不無遲暮之傷其陰過酒尊而自涼似少趨炎之態竹本淨雨洗之而娟娟淨能自守其潔所以色侵書帙耳竹無香風吹之而細細香能自保其馨所由陰過酒尊耳但恐翦伐忽加坐失佛雲高致不然含箨者豈終含箨出牆者歸止出牆已哉○松竹二首亦自況

奉觀嚴鄉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二句點山水立一篇之格白波吹粉壁青嶂

插雕梁直訴松杉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領雁隨毫末川蛻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

谷非關雨丹楓不爲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旁以上每句山水  
對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四句

奉觀

之意

座中無水沱水何來堂上無山岷山誰送蓋因我公廳  
事有此畫圖也所以白波微動疑是風吹青嶂忽移非  
關神運上而松杉蔽日凜欲生寒下而菱荷翠芳恍來  
撲鼻雪雲點綴半有半無莎草微茫似遠似近而況岷  
山有雁飛到毫端沱江有虹吞來紙上洲邊花蕊欲霏  
亂紅石上女蘿嚴垂長黛此中空谷不爲雨而長陰幾  
樹江楓豈因霜而忽染秋城一帶宛然玄圃山前景物  
何窮彷彿洞庭湖畔繪事之工真爲殊絕幽人之興不  
覺激昂唯嚴公廳事有此奇觀耳蓋嚴公卽謝傅此廳  
事卽丘壑苟非道存丘壑此廳事何地乃岷山沱水忽  
現於此謝傅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我於公亦云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

因是  
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

二句泛舟

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

二句晚秋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爲伴宿清溪

四句池上

之物

摩訶池上湍何急也湍急因風疾酒亦醒矣於是循隈  
回船日暮霧起高城秋氣因風而從上忽落雜樹晚景  
緣霧而望遠俱迷秋自落恍見成功之退天地自然晚  
相迷炎然到頭之誤人事不免因見池上鴛鴦坐觸而  
起何不遠逝於未觸前隄邊翡翠巢傾而低何不高舉  
於未傾際夫鴛鴦翡翠其羽毛艷麗皆有炫世之姿故  
動遭物忌若白鷺則蕭然自遠入諸鴛鴦不類列於翡  
翠非倫清溪之間煙波蕩漾則是白鷺真我徒可與爲  
伴而宿清溪者憐之愛之不暇尚可駕之哉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聞秋風

北池

秋晚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

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

景物

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

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

杯酒落津吏

衣裳與釣翁

以上陪宴

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

殊未掩清晏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

以上自敘

北池爲臨洮地雲水旣闊華館當秋誠勝境也獨鶴翻然先依於渚衰荷寂若相映於空獨鶴則無賴衰荷則過時二物足感矣池中有菱采者爭於寒刺池中有藕踏者不顧野泥寒刺則可畏野泥則汙人二物又何如哉於是宴開其從如雲素楫旣分曹而往行廚絡繹金盤又循徑而通未幾露草碧秋色暮矣晚旗紅落照殘矣津吏已集釣翁偶來賜酒霑投醪之恩贈衣示挾轡之惠我陪鄧公北池臨眺如此當此暮秋異方固有艷菊故里豈無高桐無奈關山搖落正當肅殺之秋戰伐淹留重有隨川之役所以異方之菊英英在眼故里之

桐寂寂不見耳。城未掩，烽火知消。清宴告終，盛筵  
再自傷。老大何補參軍。況此微躬，漫叨歡宴，恬退之思。  
殆將決矣。

###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

出幕

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

初冬

之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復何心？  
自

我參謀幕府亦著戎衣，但垂老而著若其窄耳。今貌川  
已收，戎衣可脫，歸休漢上寒色正深。彼漁舟以泛泛爲  
樂，卒上急水，漁舟危矣。急流勇退之謂何？高林之上，獵  
火一著，勢必焚林，逐狼之禍，在所不免。我在幕中，雖摩  
河泛舟，北池臨眺，習池之醉，日日有之一。思及梁甫吟  
中之語，不覺愁從中來耳。今日干戈未息，飄泊依人，出  
處之心，不堪自問。何日謝參謀，遂我志耶？○史言嚴武  
在蜀，厚賦斂，更驕暴，悖逆薨時，母有今日得免爲官婢  
語。公在幕，豈無見幾之哲？此詩漁舟獵火二句，寓意顯  
然。至諸葛梁父吟中，乃晏子二桃殺三士事，雖鉤簾之

說原屬誣妄但君子守身歸淵  
知戒愁來染父吟語非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二句完

題面

開械風濤湧中有掉尾

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

四句

褥段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

榮空堂羈魅走高枕形神清

四句送  
褥之辭

領畧珍重意顧我非

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古程

以上  
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管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

以上  
謂贈

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

火岐陽寶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昔聞黃金

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

以上  
風詞

錦鯨卷還

客始覺心和平振我粗席塵媿客茹藜羹以引分

客自長安來遺我織段一開誠而風濤便湧蓋因段上  
織成者有掉尾鯨也其餘瑣細無論矣客意若曰以此  
充饋承君終宴可使空堂中鯨魚起而魑魅走高枕上  
風濤湧而形神清客云如此客意厚矣不知公卿得此  
猶懼太侈一介野人何堪彼此彼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留之不祥施之混穢先王法服尊卑有程以短褐不完  
之夫乃寢處珠宮之物其嬰禍患勢必旋踵此意當路  
未必盡察值于戈之橫放快掌握之有權肥馬輕裘恣  
意無度李鼎節度使也何以从岐陽實驕盈之故來瑱  
亦節度使也何以賜自盡亦氣豪之故況黃金與海客  
爲緣短褐之夫得以永年多金之子从於盜賊卷之還  
客我心始安客休矣坐我粗席茹我藜羹邦之不恭亦  
何憾哉○此章却一譎段語及殺身自盡之禍蓋由殺  
武在蜀肆志逞欲窮極奢麗公在幕下有難嘿嘿者故  
以舍人爲媒徵鵠青善承君終宴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劎南思洛陽全首皆發此句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歲月不居至後日又長矣其如身在劎南何我身在劎南參謀幕府得毋以青袍白馬爲榮展轉思維有何意緒我則青袍白馬不知洛陽此時風景何若耳當年金谷園銅駝陌本洛陽勝地今日者竊恐好鳥名花已失洛陽之麗銅駝金谷非復故鄉之春至後日長洛陽悔花必於矣欲開不覺開亦我不得見梅花雖放洛陽棣萼安在矣一別永望不知何日相逢我身在劎南窮愁已極賦詩遣興轉覺淒涼似此留滯他鄉不識青袍白馬果有何意我不能自解矣○青袍爲宰官服白馬是宰官馬時公參謀也舊指安史謬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李固家有山水圖請司馬題字而公觀之蔡本弟作題字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

四句

請司馬題

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冉冉下

山水圖

蓬壺

四句

蓬壺觀

四句

高人如李固匡牀竹爐外更無他物何簡易也當此天  
寒歲暮留遠客挂新圖請司馬題而我觀焉碧海圖中  
有連山四圍皆山有絕島四面皆水連山之好不如絕  
島之孤絕島卽蓬壺蓬壺有羣仙吾對碧海中之絕島  
未免愁思乃羣仙絕無愁思一若有意高人有意高人  
欲下蓬壺與作緣者夫有簡易高人又有寒天遠客空

與絕島羣仙爲伴云○高人指李固遠客公自謂

方丈源連水天台總映雲

承上山水

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

圖中

觀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

圖中

所有此生隨萬物何處得塵

氣

觀圖

蓬臺之側既方丈方丈之際又有天台其遠也渾沌水其高也總映雲夫此方丈天台人間曾見此否所長見者惟畫耳當年青鞋布韞曾欲踏遍天下名山水亂離以來一身將老方丈天台諸福地惟有空聞其名耳方丈連水空有舟矣舟爲范蠡舟水勢遠而舟漂渺覺其偏小也天台映雲空有鶴矣鶴爲王喬鶴山勢高而鶴遠舉自然不羣也何日離萬物出塵氛同兩公乘舟跨鶴借手人間長見畫七去恨空聞哉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承上山水間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景物浮查竝坐得仙老暫相

將三結一意

方丈連水則有高浪矣象疑翻屋天台映雲則有崩崖矣勢欲壓牀高浪崩崖處野橋跨焉從近而察微毫有子細之分沙岸環焉從遠而窺斷續有微茫之繞浸於水底者珊瑚何短懸於山上者薜荔何長此中仙老浮查而坐容焉與焉三三兩兩恍然天上不似人間但此浮查我可竝坐未識仙老肯挈我片時相將遊戲否

泛舟者范蠡泛鶴者王喬浮查  
者又是張騫故首章曰羣仙

###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亾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  
誰人在文章掃地無羈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

八句總起  
白日

中原上清秋大海闊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  
去時危葉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  
冤有是夫

以上申足存亾不重見二句是哭少監

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徒

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  
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決勝風塵  
際功名造化爐從容詢舊學慘澹闕陰符擺落嫌疑久哀

傷志力輸

以上申足豪俊人  
在二句是哭生前

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

童稚猶諸子交情列多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瘞癟

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逃哭處天地日榛蕪

以上申足  
羈遊萬里

閨二句

總結

我生平故舊落落幾人憐我者惟鄭司戶蘇少監夫平生憐我者惟鄭與蘇乃今日憐鄭與蘇者又惟我我與兩公平生所恨者不重見也不重見者祇因我生不辰遭時喪亂奔走獨前途之故耳我平生故舊獨摧隣與蘇者以兩公皆賢俊能文章今人云亾道墜地矣我前途渺渺遭喪亂未能卽歸者以驕遊萬里開也爾存亾沒沒庶幾亾者亾存者存不得於蘇猶得於鄭不道凶問一年俱也蘇在長安明明白日自廬中原鄭眠階溪杳杳清秋亦到大海蘇也夜臺當北斗之墟白日中原安在鄭也泉路著東吳之外清秋大海堪傷鄭也六等定罪之時長往台州固嚴謹可憫蘇也擢爲考功之後移官蓬閣亦餓死堪傷君子斯饑而歟蘇也流慟何及

哲人受誣而墮鄭也銜冤至斯既哭其死矣又哭其生焉昔者不韋遷蜀呂覽始著馬遷腐刑史記乃成窮愁斯著書兩公亦道高詩發興耳季倫窅然若喪我而酒德著无功兀然若遺世而醉鄉逃嗜酒見天真兩公亦心息酒爲徒耳兩公許我自慙才劣我隨兩公脫羈形骸詩興發則兩公皆班揚當日之名甚盛矣酒爲徒則兩公皆嵇阮生時之逸相須矣兩公意氣相期會取君臣契合其才皆爲玄宗所愛兩公地望相若寧論品命有殊其官並屬清華妙選乃當年賢良之志俱未大展此日廊廟之上不過偶趨不幸祿山亂起始而陷賊兩勝敗同在風塵繼而還朝兩公功名悉憑造化乃蘇則爲太子諭德再知制誥猶甘盤於高宗從容而詢舊學師則長於黃石兵書一朝就謫如蘇秦之發憤憊澹而閟陰符今蘇固表表鄭之嫌疑何有擺落亦已久矣節固沒沒蘇之志力誰伸哀傷亦猶是也獨我喪亂前途羈遊萬里時依綿谷避亂而行常對雪山顧影而欷歔昔年老矣誰撫遺孤此日又于化爲異物豈無祭酒腸斷南州何處孤墳痛深季子煩年瘡病巴冰難捱滿眼瘡痍獨都空老從此宿草不見梁木都摧乾坤無鬪哭之場天地有擗蕪之恨故舊誰憐我真誰憐矣平生

鄭軒蘇竟

安在哉

去矣行

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蒸  
四句興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  
法明朝且入藍田山

四句實寫去意

鐵鷹飽飛本不足取堂燕依人亦何足怪然寧爲鞲上  
卽飛鷹不爲堂前附炎燕者蓋由野人有曠蕩志無覩  
忘顏王侯間不堪久住耳況餐玉之法囊中自有今  
朝未試何屑羣上食堂比泥且入藍田山采玉去也

寄賀蘭二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  
四句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  
四句寄慰追遡

前此安史初平國家方賀清晏繼而吐蕃作亂乾坤又復震驚此時與子相隨梓闈庶幾白首相依不料子赴湘吳我歸成都兩人行踪轉蓬靡定至今日仍分袂各異域也惟是人非鹿豕豈能常聚一飲一啄幾同相似語我子慎勿以異域爲悲哉